鸟是树上的花朵

高明昌

桃树的叶子一张也不剩了，只剩下一副乌黑、弯曲的身板，硬朗、冷峻也肃杀，不敢想象来年后，这树会长出桃叶和桃花。后来又看见银杏落叶了，银杏树真好，落叶片片金黄，落在地上就像晚霞铺地上，悦目又暖心。落叶最慢的是柿子树，今天落几片，明天落几片，不急不躁。守节气，守时辰，这让我想到了树的自律。冬天了，冬天就是要过冬天的日子，树知道，人也知道。

11月的柿子树冠还是碧蓝的，而且浓郁，树上挂着成百上千的柿子，有深黄，有浅红，有淡绿，人还吃不得。但有几只浅红的柿子已经破相，上面戳着几个洞眼，大的洞眼是圆形的，黄豆般大小；小的洞眼是尖角的，像荠菜的花瓣。母亲告诉我，这是鸟儿啄的。母亲又说，鸟儿啄是好事，树就不需施肥了。我说嗯。我一直喜欢鸟在树上的样子。鸟在树上，鸟就成了树上的花儿。

第一个来柿子树的鸟儿是勇敢、聪明的鸟儿。它来了，一个俯冲，就钻进了树叶里，蹲在树枝上，树枝就上下颠动了。鸟左右环顾后，喳喳三四声。不一会儿，第二只鸟来了，两鸟就开始齐鸣，后来就飞来第三只鸟，第四只鸟、第五只，最后远方飞来了一群鸟，挨着先后降落在柿子树上。这正好与花开一样，花是慢慢开，一朵朵开，鸟是慢慢来，一只只来。比人都讲究纪律，讲究秩序。

但更多的鸟儿是在别的树上。鸟儿都飞向了喜欢的树，香樟树、无花果树、梨树、橘树、杨树。杨树的树枝，倒垂的少，斜伸的多，但都干净、利落。长长的，软软的树枝，横生着，交错着，阳光一照，树就变成了紫灰色，嫣红色。秋蚊子，早蜘蛛，各种飞虫，都在树上。风吹过，树枝就与鸟儿蹲枝的时候一样，树枝被抖动了，落叶就像花瓣儿轻盈飘入地上，与树根在一起。

树上的鸟儿从不停歇自己的生活，它们喜欢在树枝上呼朋唤友，喜欢在树上伸颈探脖，喜欢在树枝上走来跳去，喜欢在树枝上唱歌舞蹈。一只鸟的歌唱，会引来一群鸟的高歌，一只鸟的舞蹈，会引来一群鸟的跳跃，它们使得寂静的树枝颤动，使得呆板的树枝产生活力，使得树木上的冬天不再寒冷。不消说，鸟在树上，就是花在树上，树的每一段时光就与花一样生动、活泼、喜庆、温暖。

树枝上的鸟比地上的花朵更有看头。地上的花儿，无法从春天开到冬天，但树上花做到了；地上的花，无法在顷刻之间开到东又开到西，但树上的花，眨眼之间可让每一根枝上都开满花儿；地上的花，很少听到花的歌唱，但树上的花，可以低吟，可以高歌。说一只鸟，一群鸟，在树上焕发生机，在人间创造美丽，那是真的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有树就有鸟，有鸟就会有热闹，那也是事实。

在家乡田野边上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，鸟儿们一直都在树上。枝繁叶茂的时候，小鸟飞进树里，又飞出树外，我们看见了小鸟的飞翔过程；树儿光秃的时候，小鸟依旧在树上看天看地又看人，我看见的是鸟儿的飞翔结果。鸟在树枝上，寒树就不寒。鸟儿从来就是树上的花朵。它们出没在树木之间，化身美的使者，与绿叶一起舞蹈，与寒枝一起取暖。

这些树真美丽，麻雀来了，树上就多了两条白色隐秘的花纹；戴胜鸟来了，树上就有了黑色羽毛的柔软；斑鸠来了，我们知道了葡萄酒色的美丽神韵；白鹭来了，树上有出现了一道道的白光；鸽子来了，树上的就多了黑白色彩的魔幻。这些颜色，在树上处处飘动与闪现，组合自如，变幻无限。这是树上鸟儿的权利和义务，敢问还有哪处有这样的仙境？我想，树有资格说，我这里有。

冬天的许多生机来自树，来自鸟，更来自花。

炸场

薛亦然

就像一枚手雷扔进演出厅闪电般爆炸，满厅观众无一幸免——哄堂大笑是脱口秀表演者渴望的效果，行内人称之为炸场。

韩大狗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跳上台了，我们就是冲着他来的。他是脱口秀全国大赛簇新出炉的冠军。

演出在主持人与观众的互动中开始，就像朋友间的打趣，主持人谙于此道，几句简单的日常问询和随意调侃就让前几排观众乐不可支，传说中的“笑气”风一样吹遍全场，温度急遽上升，似乎任何一粒诙谐的草籽都会立即变成点燃爆笑的火星。

压轴的韩大狗是重量级的，不说他在脱口秀圈子里的地位，也是说他的体形。魁梧中最大的特征是宽肩，如同穿戴着橄榄球运动员的护具。韩大狗的开场就拿自己的宽肩开涮，得了一个碰头彩。玩脱口秀的都喜欢拿自己开涮，让别人觉得比自己高明，这是脱口秀的高明之处。不是比自我开涮更狠，更是比开涮中发掘出来的意料之外的荒谬与情理之中的幽默更妙。

他有一段脱口秀让我印象最深，他说他是在电影散场时听来的：

“我上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名字叫《信条》，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诺兰的。一个非常烧脑的电影，我发现很难去评价他。”

简洁的铺垫后他开始扔手雷了，一枚接着一枚：

“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，说《信条》真好看。马上有人说，你确定你看懂了吗？”

“但如果你说《信条》不好看，就会有人说，你肯定没有看懂！”

“我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，就像走出考场，后面全在对答案。”

“我后面是一对情侣，女生问她男朋友，那主角为什么把她杀了呢？我一下子回过头去，因为我也很想知道。”

“我看着那个男生，我能感觉到，他内心咯噔一愣。”

“很多男生都喜欢不懂装懂，他在那儿装。他迅速整理好表情，说出了无法想象的答案。他说对呀，他把她杀了呀。”

“——这也叫答案？是不是他老师教的？考试碰到不会做的题目，就把问题抄一遍？”

……

我不能再引用下去了，这对韩大狗和脱口秀艺术都不公平。

脱口秀并不只有文字，还有声音与表情，还有对现场情绪与观众反应的精准把控和回馈。这个段子演出过好多次了，但如果记录下来没有一次是完全相同的。因为每一场的自身状态和观众反应都不一样，表演者都必须有许多微妙调整，有灵光电闪般的即兴发挥。在韩大狗的表演面前，文字太苍白无力了。

韩大狗的脱口秀风格属于“冷嘘”，自己不笑，似乎别人的笑也与他无关，脸上经常是天真无辜的表情。他稳笃笃地站着，一手扶着话筒杆，眼光投向远处。远处是他看到的躲藏在生活里的荒谬图景吗？韩大狗一边把那荒谬可笑挑出来给人看，一边真诚地不解风情。

为什么叫韩大狗呢？韩大狗有个挺别致的名字叫韩仰，但总得有个通俗易记、与脱口秀相称的艺名啊。于是韩大狗这个名字顺其自然地来了：还记得《猫和老鼠》里的那一只狗吗？那只凶猛而憨厚的斗牛犬斯派克，它的别名就叫韩大狗，你不会忘了斯派克最显著的特征——宽肩吧？

现在韩大狗每逢节假日就全国到处跑，乘着飞机、高铁闪电出击，再迅速回撤上海。上海是脱口秀艺术最红火的地方。新冠疫情稍缓之后，人们有太多的压抑需要释放，需要换一副快乐的心情。于是韩大狗的周末就是赶场子，五六个场子等着他呢。

想象韩大狗赶场子的模样：疾驶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，宽肩下挂满手雷，每到一个场子就扔几枚进去。他就这么一路驶去，轰轰轰，把这个都市里的抑郁沉闷炸得烟消云散——韩大狗像一位科幻大片里救人于水火的英雄呢。

江南有冬霜

陈连官

气温下降形成了露，寒冷的清风，吹拂原野上的植被后，就变成了一层厚厚的霜。

初春时，写过春霜。与春霜的不同，冬霜浓重了些。如果说春霜是走向春天的前奏，那么，冬霜便是真正进入冬天的序曲。

每天天还没亮，家人便要驱车送我到临港。临行前，她总要擦拭后视镜上的露水，便判断出今晨是不是有霜；天亮透后，便能看到临港四镇的一些地里，有了一层的霜。根据霜的浓薄，便感知天气的冷暖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夜睡过，早上开门，所见便是白白的霜。这霜，虽比不上雪，但我会蹲下身来，用竹片去刮一层厚厚的霜，如看到了雪的纷飞。

农人是喜欢霜的。霜打时，土地是硬硬的，要等霜化后才能下地；每家每户总会到地里割些青菜。那经过几夜霜打后的青菜，极糯，好吃得很。我们也在地里挖些坑，将芦粟和山芋埋进，过几天后再挖出来吃，特甜。

冬天了，江南少雪，也不指望有一场大雪的飞舞。看看原野上的冬霜，也是冬天里的一种满足。

或许，一场雪正在来到江南的路上。

布列塔尼寻秋

吴联庆

11月，进入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多日了，天天驱车行驶在省道或小镇的丘陵路上，远处的海是蓝的，田野的主调是青绿的，只是偶尔点缀一二浅黄。听闻远方有你，但秋色在哪里？秋韵何处寻呢？

从巴黎出发，驱车370公里就到达布列塔尼省府雷恩，行程以此为中心，每天在百公里半径内的老城古镇走马观花。在雷恩近郊的民宿生活十几天，时时能感受到法国人不打扰别人的习惯。民宿提供早餐，房东从不敲门，每天把玻璃瓶里的牛奶和切好的法棍等食品放在篮子里，搁在窗台上，这令人想起福楼拜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里的一些细节，古典而温暖。

在半岛地区的风中驰骋，前方是海峡，空气湿润微甜。从坎佩尔到拉尼翁，再到布雷斯特，城镇各有特色，每天开车到达，再行万步，游兴盎然。夜夜睡得那么沉，仿佛被琼浆醴酒灌醉，就像离卧榻不远的英吉利海峡那么深。有天晚上，雨珠夹着小冰雹，噼噼啪啪吵醒人，辗转中想到寻秋意犹未尽，决定推迟两天回巴黎，再去温泉小镇巴尼奥勒德洛纳探秋景。

天苍苍，路湿滑，全神贯注地驱车扑进了秋风细雨。小路蜿蜒盘旋，慢行时车中人与温和的诺曼底花牛近距离掠过，眼神中互示好感；而坡道陡峭的路上，直视前路百千米长的公路，竟如一幅褐色巨布垂直而落，小车急速下冲，时速超百码，老司机也有点小紧张。

冷清肃静的林子里，行行复行行。在不经意间，蓦然发现天地间增添了许多亮色，长长的山麓边，处处可见一丛丛、一簇簇的绿植，已经变成丹霞艳，深深浅浅的红铺成一条数千米的秋韵路。啊，原来被一夜秋雨所催，秋色就是这样漫山遍野地降临了，一夜惊变，平川山野，无不染黄，仿佛行走的调色板在林间路倾斜洒落，触目皆斑斓。

赏秋路上，想的是那醉人的红，念的是那槭叶霜花浓，赞的是冷风寒瑟中，一份鲜亮的倔强。枫叶有三角槭，更多的是五片叶，七片叶，一丛丛的乌桕也纷纷转色，最后红紫连成漫山遍野，如同天地间的立体大轴画，撼动人心。

赞了枫树，别忘银杏。诺曼底地区巴约大教堂外，数百年之寿的银杏树叶子，黄得像熟透的阳光，令人目眩。当然还有大片的白杨，它们也不甘落后，黄起来大片大片的，毫不含糊。山间小道一侧，就是森林的无路之路，径间有林场，有小木屋，有成堆的木垛子，有四岔而去的弯曲林间小道，不知伸向何方，而周遭是连成天与地的枫树、白杨和几十米高的山毛榉，置身林深处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此番在布列塔尼，兜兜转转，先抑后扬，最后两天大自然画出了最美的秋，泼红涂紫，酣畅淋漓，终使风尘仆仆十余天的自驾游者欣喜而归。

秋色美景一年一度，再约叶黄酒红明年见。

锡酒壶

赵首先

爷爷的遗产
有一把锡酒壶
氧化的符号
非常像爷爷六十岁
刻在脸上的黑斑

当然酒壶上
也溪流密布
也万亩良田
也飞家养的布谷
也有丰年和灾年

爷爷爱他的酒壶
但喝酒的时候很少
庄稼人的指望
指望的还是庄稼

装进壶里的是日子
倒出来的是季节
是高粱大豆玉米

荠菜清香

李兴福

城中桃李秋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古人说出了荠菜的两个特点：一为最早返青的报春菜；二是伏地而生，任风吹打无所畏惧。荠菜又名护生草、鸡心菜等，说明它营养丰富，有济世护生之能。

荠菜烹制后味道清香鲜美，口感柔嫩。荠菜可做荤素馅料，可做包子、水饺、馄饨、汤圆、春卷等。江南有句流行话叫作“宁吃荠菜鲜香，不吃白菜馅”。

除制作各种荤素馅料外，荠菜也可制作数十个菜肴，可配猪肉、鸡肉、鱼肉等。它还可制成冷菜热炒、汤、羹等。荠菜可拌、炒、烧、烩、炸、汆，有冷拌：荠菜拌香干、荠菜拌竹荪、荠菜拌粉皮、荠菜拌春笋条；有热炒：荠菜炒鱼片、荠菜炒肉片、荠菜炒冬笋、荠菜炒鹿肉片、荠菜炒鸡片等；炸肉卷、炸春卷、肉丝荠菜豆腐羹、荠菜汆鱼片汤；另有荠菜烩面、荠菜煲粥、荠菜粟米羹。这里介绍一款荠菜炒肉片。

1.原料：猪瘦肉150克，荠菜100–150克；清油50克；精盐鲜粉、干生粉各适量；料酒、湿淀粉少许；蛋清半只。

2.制作方法：将猪肉洗净，切成一寸见方片一分厚，放进碗内，加少许盐、料酒拌匀，加半只蛋清，拌成糊状，然后加少许干生粉上浆（待用）；荠菜洗净，放进开水锅汆一下，捞出，在冷水内泡冷，捞出，捏干水分，切成细末；炒锅烧热，放50克油滑锅，将油倒在盆内；锅开烧热，放油20克，将肉片下锅煸炒，炒散开成形，装在碗内；将荠菜下锅煸炒约半分钟，再将肉片放进锅内，加料酒、盐、鲜粉和30克开水，烧开烧透；淋上少许湿淀粉勾芡，接着将多余的油放进肉片，推炒两下，装盆成荠菜炒肉片，上席品尝。

3.特点：荠菜清香，肉片滑嫩，味道鲜美。如用鸡片、鱼片，都可按此法操作。

美食

七夕会

友情提示：

1. 荠菜不论怎么样食用，洗净后都要在开水锅汆熟泡冷后捏干水分，切成粗或细末再烹制菜肴和汤羹。

2.不论拌荤馅或素馅，都要配上青菜一起拌馅，不能全用荠菜拌馅料。

3.不论烹制冷菜还是热菜汤羹菜，荠菜只能占三分之一的量。

4.食用荠菜时去掉老根和黄叶，开水汆过的荠菜入冷水泡后，用不完可装在保鲜袋内，放入冰箱速冻，下次再用是不会变色和变质的。

程十发的书法

宣家鑫

程十发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国画泰斗。其实，他的书法作品也很有特色，笔墨洒脱精湛，气韵生动，得力于秦汉木简及怀素狂草，善将草、篆、隶融为一体。

程十发的书法之所以怪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介乎篆草隶楷之间。他几乎各种书体都写，但每种书体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书体。他的楷书、行书、草书在笔法和章法上常常互相交织，互相渗透，有时同篆、隶也杂糅在一起。这种情形在专业书家的作品中很少出现，是典型的画家书法。

此副行书对联（下图），尺寸：126cm×26cm×2，内容：水浅游鱼浑可数，山深药草半无名，取自陆游诗《山行》中的两句，意为浅水里的游鱼是数得清的，但在深山里的药草多半是没有名字的。题识：乙亥暮春，程十发书于三釜书屋。钤印：程潼、十发。

初看此幅作品，犹如暴风骤雨掠过，气势逼人。作品中行字软润流畅，多圆笔，少方笔，中锋、侧锋并用，布局开阔大气，自由奔放，气势雄浑，独具潇洒个性而又古意盎然。这种笔法不可能在专业书法家中找到，注定只能是独树一帜的“画家书法”。

程十发的书法不仅章法奇特，还特别喜欢使用异体字，他的真书、行书、草书在笔法和章法上常常互相交织，相互渗透。此幅行书作品中有些字是传统的行书形式，而有些字是用行草表现出来的，使草书和行草之间完美结合。

程十发追求书法线条的美感，以及字体结构随意赋形的变化，却绝不斤斤于通篇书体的一致性。这看似矛盾的方法，在程十发的笔下却显出浑然天成、天趣无穷的美感，试想若没有广收博取、持之以恒的运斤积累，是断不能做到这一点的。

集藏与欣赏